

管謨賢： 莫言創作背後的苦難



管謨賢在講座現場。

因為諾貝爾文學獎而持續發酵的「莫言熱」，注定不會像莫言自己希望的那樣「一個月之內」就消退。11月9日晚，莫言的長兄管謨賢作客山東大學「新杏壇」論壇，講述「莫言小說創作背後的故事」。談到兄弟們所共同經過的苦難歲月，管謨賢不禁當場落淚。他還透露，莫言正在醞釀下一部作品，這部作品仍將以高密東北鄉為原型，而小說的主旨將是反腐。目前莫言正在製作燕尾服，妻子、女兒也將身著禮服一起出席頒獎儀式。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永傑 山東報道

管謨賢196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是莫言故鄉第一個大學生。在媒體的報道中，管謨賢被認為是莫言走上文學道路的引導者。莫言讀着大哥的語文課本和作文本，一步步走進文學的象牙塔。而他人生的每一步走向，也都靠着書信接受着大哥的指引。但管謨賢坦言對於「引導者」這個稱號感到羞愧，他曾力勸弟弟不要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也是因為受了他的影響，莫言才在小學五年級時輟學。

執念文學路

1967年，上海發生造反派項目王洪文奪權的「一月革命」。管謨賢回鄉探親時，帶回家一些上海造反派印製的宣傳品。他還把上海學生「停課鬧革命」當成新鮮事告訴弟弟。正在讀小學五年級的莫言，聽到此言也想造反，並去學校撕了課程表。在接待串聯學生的接待站尿床後，莫言被送回高密。近乎小孩胡鬧的造反結束了，學校決定把他開除，老師們還要寫信去上海反映管謨賢鼓動弟弟造反。多年來，管謨賢對這件事一直心存內疚，認為是自己的影響導致弟弟輟學。

莫言在黃縣(今山東龍口市)當兵時，一心想通過在部隊提幹擺脫農民的身份。既無學歷又有專業技能的他，就萌發了通過文學創作改變人生的想法。他把這一計劃通過書信告訴大哥，而經歷了文革的管謨賢深知文學既可以給弟弟本人和家族帶來榮耀，也可能帶來災難。為了弟弟的前途，他勸莫言不要走這條路。但也許是命運使然，一向視長兄若嚴父的莫言，這次沒有聽大哥的

話。80年代初，部隊掀起了學習文化的高潮。由於莫言當兵時謊稱自己的學歷是初中畢業，他在部隊裡又經常寫一些小說。當時，鄭州的一所學院招生，部隊領導給莫言報了名。為了這次考試，莫言托大哥的岳父從上海寄來教材惡補。但是半年之後，莫言得知名額被頂替了，內心受到很大的衝擊。管謨賢說，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莫言寫血書要求上前線。他和大哥說：我死了給家裡掙一個烈屬，家人也能抬頭了。我要是死不了，就能立功提幹。然而這一請求，也沒被批准。

苦難不應被歌頌為財富

管謨賢用「天才的莫言」來形容弟弟的文學才華。他說莫言從小就具備一個作家天生的敏感和深入細微的觀察能力。當年管謨賢在讀大學時就與現在的妻子暗生情愫，有一次他放假回老家，當時還是普通同學的妻子給他寫了一封信，莫言一看到這封信上的字跡以及落款署名的一個「隸」字，就斷定這封信是女生寫來的、大哥在談戀愛。管謨賢說他當時雖極力否認，但仍被只有11歲的弟弟看穿。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莫言對於文字的極端敏感。

而這種敏感結合莫言童年時代的經歷，也許能我們理解為何莫言作品中經常出現那種近於猙獰的意象。

他說童年的莫言是十分恐懼和孤獨的。三年困難時期，莫言的村子裡最多時一天死了18個人，屍體沒人埋葬，眼睛都被老鼠吃掉了。莫言的母親只剩下

30公斤體重，全家人每天吃的是野菜和着玉米麵煮的稀粥。「肚子裡一點油都沒有，我那時一頓喝八碗粥，肚子鼓得像蜘蛛。可是還是餓」，管謨賢回憶，每到吃飯時候，莫言和堂姐就只能圍着飯桌哭。

小學五年級輟學後，莫言每天背着筐子為生產隊割草，而學校就在他們家的胡同口，別的同齡人都在學校裡嘻嘻哈哈地玩耍，而他只能背着竹筐割草。12歲時，他在給生產隊幹活時，因為年齡小，村裡集中送飯時莫言擠不上去而吃不飽，他偷了生產隊一根蘿蔔。被發現後，生產隊逼着他跪在毛澤東的畫像前承認錯誤，一邊跪一邊哭。回家後，好面子的父親用浸過鹽水的繩子下狠手地抽他，眼看莫言已經被打得不能動彈了，幸虧爺爺趕到才阻止了父親的毆打。這件事後來被寫進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裡。說到這裡，管謨賢不禁熱淚直流，掏出手絹擦拭淚水。

將攜妻女前往領獎

管謨賢透露，獲得諾貝爾獎後的莫言肯定會繼續創作，而且寫的一定是高密東北鄉的故事，他的下一部作品「很可能是反腐敗故事，他以前和我談過」。莫言目前正在為去瑞典領獎做準備。管謨賢透露目前答謝詞已經基本寫好，他也已經看過，但不能向外界透露。屆時莫言將攜妻子、女兒及部分好友一起前往領獎。按照瑞典方面對於禮節的要求，莫言要準備製作燕尾服，夫人和女兒要準備晚禮服，還要穿高跟鞋等。



莫言在給小讀者簽名。

管謨賢，山東高密一中原副校長、副書記。1963年考入華東師大中文系讀書。退休後被選為莫言研究會副會長，著有《莫言小說中的人和事》、《莫言家族史考略》、《一部自我懺悔和自我救贖的書》、《莫言年譜》等研究論著，另有《杏壇白說》等散文隨筆多種，是深受愛戴的教育家和權威的莫言研究專家。

N城記：北京/萊比錫 文：白金

時代巨變中的無言痛楚

關於白先勇的作品研討會不知開過多少，不過這個月九號在北京召開的這個「白先勇的文學與文化實踐暨兩岸藝文合作」學術研討會比較特別。特別之處不僅僅在於研討會足足開了三天，還在於參加的人形形色色，既有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又有歷史學家、戲曲編導、舞美編舞、電影導演乃至企業家，完全是跨界的，當然還是跨地域的，兩岸四地都有。會議的時間地點當然也很特別，東道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打趣道，這幾天離我們這個會場大概只有兩三公里的地方，在人民大會堂開着眾所周知的重要會議，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會議同等重要。因為我們的會議是關於兩岸的藝文交流，文化和藝術，共同構成我們的潛意識，這比很多抽象的口號更重要。

內地讀者最早接觸到的白先勇作品，應屬1979年在《當代》雜誌創刊號上刊載的白先勇創作於1965年的短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從那時起，白先勇小說家的語言天賦，就成為幾代讀者的集體回憶。近年來，白先勇最為引人矚目的文化實踐則是聯合兩岸三地的藝文精英，推動青春版《牡丹亭》的問世以及在世界範圍內的巡演，活化了一項世界文化遺產，甚至通過以公益的形式進入校園，創造出了一個昆劇歷史上全新的觀眾群。今年白先勇編撰的《父親與民國》出爐，一時間引發了對「民國史的重建」這一問題的討論和關注。這次研討會正是因此分為文學寫作、昆曲復興與歷史書寫三個專題，來自兩岸三地的文學研究、歷史研究以及戲曲研究領域久負盛名的五十餘位專家學者，分別就「白先勇與台灣文學六十年」、「白先勇文學及其影視改編」、「青春版《牡丹亭》的美學及其影響」、「青春版《牡丹亭》的製作與昆曲復興」、以及「《父親與民國》與民國史的重建」、「白先勇文學中的歷史重量」等問題一一展開研討。

劫難後的寫作

白先勇在會上的發言簡短卻引人注目，他以劉禹錫的《烏衣巷》為引子，講述了從《台北人》到《父親與民國》，這兩本中間隔了近五十年的書之間的內在關聯和形成過程，乃至他創作這些書的心路歷程。

白氏自言他之所以寫作是為了寫出那種人人心中有，而筆下無的「無言的痛楚」。「朱雀橋旁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寫《台北人》的時候，「是1965年，我在美國，第一篇寫的是《永遠的尹雪艷》，我在大學裡面對劉禹錫《金陵懷古》的那幾首詩就已經深有感覺，突然間覺得他的這首詩給我一種引導性的主題靈感，現在回頭想，整本書裡面的故事、意境、感觸，大概那時候已經有了概括性的、主題性的想法了。這首詩是講西晉東遷的歷史，那是漢族的一次大遷徙；我很喜歡的另一本經典著作《世說新語》，那裡面也記載了很多東晉時代的人東渡以後對故國的懷念。

我經歷過1949年的大變動，那時候我大概十幾歲，開始有一種朦朧朦朧的感覺，那種天翻地覆的大遷徙、大變動，與西晉從洛陽遷都南京的歷史，讓我有了一種與歷史平行的想法，我寫《台北人》可能有寓古於今的心情，歷史的架構已經在那個地方了。我想寫出人在這樣的大時代裡的命運、遭遇，他們的家國身世之感，我大概是在二十六七歲的時候開始寫的，寫完不過三十二歲，所以我是替我的父輩為他們的滄桑，用文學的方式，不經意的把他們寫出來，《台北人》就是這樣一篇一篇出來的。雖然故事大部分是虛構的，但是虛構的故事後面的確有歷史的事實，至少也是歷史的感受。時隔五十年我去編寫『父親的身影集』，這兩本書互相輝映，自己想想也不可思議。如果說《台北人》是用文學寫歷史滄桑，那麼《父親與民國》是用歷史寫歷史的滄桑。」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The Newsweek 《新聞周刊》12/12：

美國入侵阿富汗，除了造成大量無辜百姓傷亡，也令戰場上的士兵遭遇了難以磨滅的心理創傷。本期雜誌編輯推薦了一組優秀的文學作品，作者都是那些曾上過前線並親歷死亡的老兵。他們多以第一人稱，講述那些戰火漫天中的嚎叫和悲劇，在遭受如此精神和肉體摧殘後，讀者無法相信他們能生存下來。講述越南戰爭的書有The Things They Carried, In Pharaoh's Army 以及 Dispatches；還有講述伊拉克戰爭的The Yellow Birds, One Bullet Away等等，另外，The Snake Eaters, Here, Bullet 都值得一讀。



The Guardian 《衛報》09/11：

自助出版已經成為流行趨勢，特別是在電子出版越來越普及的環境下，為非傳統出版提供了更多發行的方式。而自助出版的作者們也因此比傳統出版商簽約的作者擁有更多的自由，特別是後者對作者寫作的風格上常常有很多規限。儘管如此，也不是所有自助出版人作者的水平都因得了自由而更好，甚至還因此更糟。那些試圖從自助出版的作品中尋找大師的人，最好遠離那些太過大眾的渠道，比如亞馬遜或者實體書店。相反，網絡論壇，或者如一些和閱讀有關的博客，像indiebookreview.wordpress.com 以及 www.selfpublishingreview.com 可能會有意外收穫。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網絡版) 08/11：

最近，全球六大出版公司中的企鵝出版社和蘭登書屋宣布，兩家將考慮合併，重新組建出版帝國。即將到來的業務合併是作為大型出版應對亞馬遜及其他電子出版的一個步驟之一，但合併本身並非實體出版業消亡的象徵。有過往記錄顯示，那些重新組建的新公司，業績表現都不差。比如，美國鋼鐵公司，就是通過兼併而成功的例子之一，儘管他們所用手段並非公平。他們在上世紀早期，利用他們的財富和規模，抵制競爭對手的原料供應。當然，也有通過公平手段的兼併公司，財富不斷增加的例子。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電子版) 10/11：

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秘密。作者Marco Roth 在新完成的家庭回憶錄The Scientists: A Family Romance裡，講述他的父親因一次在實驗室的意外而染上愛滋病毒的故事。那次意外，令他的父親處於長期病痛中，且成為他和他太太之間保守的家庭秘密。Marco Roth和父親的關係非常糟糕，部分原因是父親的「科學家性格」所致：傲慢、絕頂聰明、複雜。通過這本回憶錄，作者是在努力了解父親，並學會如何重新愛上自己的父親，儘管曾經他所討厭的父親的東西，無可避免的在自己身上顯現出來。

